



台灣歌劇史上 標竿性的里程碑

董尼采悌巨作： 歌劇「拉美默爾的露琪亞」

圖、文 / 曾道雄 台北歌劇劇場藝術總監

▲ 本文作者曾道雄先生。

「人們說：故宮博物院展覽室裡的藝術品，誠然珍貴，但典藏在庫房內，尚有很多精美的寶物更為精采！現在開啓歌劇的寶箱，您將會發現：在耳熟能詳的一般劇碼之外，欣賞這場2010新年上演的董尼采悌（G. Donizetti）巨作《拉美默爾的露琪亞》（Lucia di Lammermoor），將是曾道雄呈現給您的，仍未留意的『壓箱寶』！」這是國家戲劇院的《表演藝術》雜誌，在2009年12月期刊中，音樂編輯李秋玟小姐，為我們這次演出所撰寫的文章結語。

筆者從事歌劇演出與教學，已逾四十年，先後也完成了三十餘齣歌劇在台、日和其他亞洲國家的首演（Premiere），其中還包括一些較冷門，但卻是偉大傑出的作品。為了奠定歌劇的基礎教育，

本人於36年前起，就在國內幾所大學開設了歌劇課程，也在外成立「台北歌劇劇場」，持續從事歌劇演出，並舉辦經常性的歌劇研習會。董尼采悌這齣著名的「美聲」（Bel Canto）歌劇，在音樂史上赫赫有名，但在台灣則是首次的演出，筆者以嚴謹的製作，期能以此為台灣樹立一個歌劇史上，標竿性的里程碑。

歌劇《拉美默爾的露琪亞》，取自於蘇格蘭作家華德·史考特（Walter Scott, 1771-1832）的原作「拉美默爾的新娘」（The Bride of Lammermoor）。董尼采悌（G. Donizetti, 1797-1848）則將它淬鍊成一部震古鑠今的美聲歌劇極品。董尼采悌是19世紀歌劇作曲家，生於貝爾加摩（Bergamo），師承名師西蒙梅爾（Johann Simon Mayer），他

和羅西尼（G. A. Rossini）、貝里尼（V. Bellini），並稱為19世紀前葉義大利三大歌劇名家。董尼采悌遵循義大利之歌樂傳統，在那美聲唱法成熟的年代，創作喜劇如《愛情靈藥》；悲劇如刻劃亨利八世愛慾與妃后的《安娜·波列娜》，都是歌劇史上的名山之作，一兩百年來成為各大歌劇不可或缺的劇碼。而無疑地，在他約40部歌劇中，這部38歲發表的“露琪亞”，是他的顛峰之作。董尼采悌的音樂，不論刻劃陽剛或表現柔情，均能入木三分，讓人嘆為觀止，這在“露琪亞”一劇中，可以得到驗證。

歌劇《拉美默爾的露琪亞》敘述著17世紀蘇格蘭的政治風暴中，牽引出一場哀怨動人的愛情悲劇。露琪亞（Lucia）和艾德嘉（Edgar）私訂終生，但這兩個蘇格蘭家族，卻有著不共戴天的



▲ 《拉美默爾的露琪亞》公演劇照。

世代深仇。露琪亞的胞兄亨利（Enrico）獲悉妹妹的戀情，怒不可遏，他對露琪亞的婚事，另有政治上的安排。亨利明白告訴妹妹：他的政黨已垮台，威廉已駕崩，血腥的瑪莉已取得王位，新政黨掌權後正展開整肅，他情況危急，只有讓妹妹嫁給政壇新貴亞瑟，才可保他一命。

露琪亞和艾德嘉在家族世仇的陰影下，暗自交換戒指，露琪亞曾勸慰激憤的艾德嘉說：「人間萬般誓言，唯愛至高」。但他們兩人背負著家族世代仇恨的原罪，畢竟也逃脫不了悲劇的宿命。露琪亞在兄長的逼迫與欺騙下，不得不嫁給亞瑟。在婚禮中，艾德嘉趕到現場，並指責露琪亞的負心，詛咒背叛的愛情，露琪亞被逼上絕路，痛不欲生。艾德嘉忿忿離去之後，露琪亞就被送進洞房，在這唐突的新婚之

夜，露琪亞驚魂未定，而陌生的新郎亞瑟卻急著為她寬衣解帶，導致精神崩潰的她陷入狂亂，終於動手在洞房刺殺了新郎。接著，露琪亞蹣跚地步出大廳，在尚未散去的眾賓客面前，神智恍惚地追憶著與愛人甜蜜的約會；看到泉水旁的顯靈的幽魂，也幻想著兩人舉行的婚禮。這就是本齣歌劇中最著稱的樂段：女高音的「瘋狂場景」（Mad Scene）。

這段詠嘆調，也正是電影導演盧貝松（Luc Besson）在《第五元素》（The Fifth Element）中，特別擷取的歌劇唱段。一個女高音獨自撐起將近二十分鐘的花腔重頭戲，就像一位冰上芭蕾舞者：不斷地轉圈、滑行、騰躍，展現著幾乎不可能的技巧！精采程度讓人驚嘆，卻也是一件非常大的考驗，無怪乎許多花腔女高音，將這首曲子當作試金

▼ 宣傳海報。





▲ 《拉美默爾的露琪亞》歌劇，婚禮大廳一景設計圖。

▶ 《拉美默爾的露琪亞》，劇中人物造型與服裝設定原稿。

石，挑戰自己超凡的能力。而最後，艾德嘉知道露琪亞已香消玉殞，也自殺殉情。這部凄美的悲劇，董尼采悌是以十分美聲的手法譜成，整齣歌劇自始至終弦歌不輟、曲曲晶瑩剔透，有如鑽石成串。

歌劇是結合文學、戲劇、音樂、舞台、服裝、燈光等綜合藝術型態，筆者在製作此劇時，要求我們的團隊，須透過文學閱讀，再到歌劇演出，讓大家認識歌劇製作的經過。我們除了以義大利原文演唱之外，並附有同步的中文字幕作為導聆，期以曲高和衆的製作手法，達到推廣社會大眾樂教的宏效。筆者集國人音

樂家和舞台藝術家，來作橫向的作業統合，台前台後總共有兩百餘人，但除了上海的男高音李建林，和一位韓國的女高音Kim Jeong-a（金呈娥，花腔女高音）之外，其他如戴曉君、巫白玉璽、林麗瑛、楊磊、羅俊穎、方偉臣等人，皆為本國歌手的一時之選。

就整體而言：這是一次亞洲聲樂菁英的精彩連袂演出，我們的票房超過九成三，第三天下午因有中、南、東部的觀眾，遠道

前來欣賞，更是座無虛席。國內常有些愛樂者，喜歡組團到國外看歌劇，我乃呼籲大家：未來若再有演出的機會，不妨先來觀賞我們的演出，然後再去紐約大都會、倫敦柯芬園，以及維也納歌劇院觀賞同劇，比較一下，到底那個演出，較具創意與生命力！

如前段所述：歌劇因蘊涵多元的藝術，讓人美不勝收，欲罷不能，但也因為如此，製作的成本耗

資甚大。我個人常以貧瘠之身，從事獨立製作，所以只好扮演著虛無僧，吹著尺八到處去化緣，我很感激多位知音的實業家，和我做了相互的選擇；但這期間也難免會因我誤判一些企業大亨的文化素養，而遭到拒絕；另一方面，政府的補助總是杯水車薪，甚至嗟來之食我也得欣然接受，只因歌劇是個美得醉人的藝術，不論是辛苦的排練或興奮的演出，只要你身處其境，就有如教徒置身於亞布拉罕的懷抱之中。

然而，歌劇的製作既知昂貴，它就必須導入一個健全與縝密的制度運作，讓舞台的軟硬體循環使用，才能細水流長。歌劇並非僅能製作西方的作品，但東方人嚮往歌劇之美，經常會忽視它劇目材料循環使用的重要性，現在的韓國和日本已經覺醒，且已進入了正常的制度運作；台灣的歌劇，則仍停留在即興式的嘉年華煙火秀階段，於是經驗不易傳承，成果也難以累積；中國在過去，蘇聯為他們留下了完整的制度，1990年本人為北京歌劇院在天橋劇場，指揮導演了《茶花女》，他們的一針一線都保存了十餘年，但現在他們的經濟起飛之後，美好的制度也流失了，偌大的歌劇院建了起來，但聲樂家卻淪落到和台灣歌手一樣的命運，過著吉普賽人似的流浪生涯，或許這就是：兩岸藕斷絲連的血緣DNA所使然吧？

台灣是個淺碟式的經濟形

態，我們無法期待企業家作穩定性的贊助，國家必須出手來經營，或至少與劇場作相對基金的補助。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百年紀念籌款，足以讓他們再Run另一個百年，但我們不能。我們政府必須及早建立起完整的資源循環使用制度，才能確保國家的藝術生機，這是迫切的需要，因為現在漲潮不起航，入夜退潮之後，我們就必然被擱淺在沙灘。我們若不建立起恆常性的資源循環制度，必然就無法典藏佈景服裝來作多次使用，因此就會形成很大浪費，最後只好作不定期即興式的演出，或只看買辦邀訪來的國外劇目，無法在本地落實紮根。今天的現實情況，也逼得連我這個洞察因果的人，都難逃此種宿命。那三天呈現在觀眾面前的Lucia豪華歌劇佈景，第二天我就必須加以銷毀，因我沒有劇院的存放空間，租用場房更沒經費。

循環的劇目演出，另外還有一個積極的作用，就是讓那些被委託創作的人較會戒慎恐懼，即使他們意識到自己的作品不會存活下來，也不大敢以揮霍國家巨大的公帑為樂，現在他們敢草率為之，都是因為他們知道：自己寫的東西，首演之後就將會變成絕響，心理早有「人與作品同亡」的準備。另外，政府給表演藝術團隊的資源，也必須作更合理的分配，不要讓少數的明星團隊，攫取過多的資源，排擠到其

他多數優秀的藝術表演團體，獅子只要留下一口肉，就可以養活好多嗷嗷待哺的小動物！這也才能建構藝術生態的共同榮景。

藝術是女神繆斯（Muse）的偉大賜與，音樂深得其寵，故名為Music；而集合多元藝術之所，稱之為Museum；歌劇則總集各種藝術之大成為“作品”，名叫Opera。一個人若許身奉獻給藝術之神，首先對生命必須要有信仰，並以真知、真誠與熱情來面對她，這樣你在年少時，可以狂歌；年邁時仍可老驥伏櫪，仰望千里，而不會只癱坐在路邊，等待上帝來召喚。我們同聚一堂，欣賞像董尼采梯這種偉大的歌劇，是一起接受了繆斯的藝術洗禮，當您看完歌劇，再度步出這個藝術殿堂時，您的心靈必然會因淨化而充滿了更多的愛，這種愛會激勵您自己來還報整個社會人群。而歌劇藝術之美一旦深植於你的心田，它就將成為您精神中最為珍貴的財富，讓您的人生，幸福滿懷。 **大城**

曾道雄老師簡介

為著名男中音，獻身音樂教育四十餘年。其演出及教學足跡遍及亞洲、歐美各地。除了歌劇之教學與培訓工作，並親自從事編劇與作曲，擁有「台灣歌劇教父」之美名，1976年成立「台北歌劇劇場」，演出歌劇逾二十部。